



轻舟漾湖探古镇

济水和任城

□仲维柯(壹点号:仲维柯)

漫说济宁,实在撇不开“济水”和“任城”,因为总有人爱刨根问底济宁的“济”在哪儿,亦有人说“济宁”就是古代的“任城”。

先说说济宁的“济”在哪儿。济宁中的“济”是指“济水”,在历史上那是一条曾经与长江、黄河齐名的著名河流。

在古代,人们把具有独立源头,又能最终入海的河流称为“渎”。古籍《尔雅》提及的“四渎”分别是:江、河、淮、济,也就是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。古代帝王为了祈保社稷平安,定期对大山大河进行祭祀,而大河只祭祀“四渎”。由此可见,古代济水无论是流域规模,还是对苍生社稷的影响,都是相当显赫的。

然而,翻开今天的地图,却不见济水的踪影,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

古籍《禹贡》记载:“导水东流为济,入于河,溢为滎,东出于陶丘北,又东至于菏,又东北会于汶,又北东入于海。”

原来,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的太乙池,由济源市往东南经焦作的温县,再到郑州的荥阳市,然后折向东北,经新乡的原阳县流到山东境内的菏泽;在菏泽经过定陶、巨野流入济宁;再由济宁流入泰安、济南、滨州、东营,最后流入渤海。

绵延千里的济水收纳了数不尽的大小支流,加之地处半湿润地区,水量充沛、水势浩大,《禹贡》所提到的“九泽”就有“四泽”(巨野泽、菏泽、雷夏泽、孟渚泽)出济水。

清文学家姚鼐(1731-1815)在他的《登泰山记》中有“泰山之阳,汶水西流;其阴,济水东流。阳谷皆入汶,阴谷皆入济”的文字,可见即便在19世纪初,济水仍是一条有名的大河。

那它又是如何不见踪影的呢?

这与黄河改道有关。历史上黄河有过多次改道,而“夺淮入海”和“夺济入海”影响最大。“夺淮入海”指的是黄河在1194年至1855年间以淮河的河道作为出海口;“夺济入海”指的是1855年黄河经济南的小清河入济水,完全占用济水下游整个河道,直到入海口。

下游被黄河“鸠占鹊巢”,那中上游呢?大运河南北开通,鲁豫两地人口增多,这也大大截留了济水资源,于是,部分河道干涸断流,有的河道与一些支流合并,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声名显赫的济水消失了,它的痕迹只留在了一些古典文献的书页里。

那么,“济宁”就是古代的“任城”吗?

据古文献记载,任(也称仍)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,先后隶属于鲁、宋、齐国。秦统一中国后,废任国而改为任城(县)。由文献可推断,任先是一个小诸侯国国名,后是个县一级的行政区名,跟“济”没有任何关系。

时间到了五代后周广顺二年(952年),后周政府在巨野设立了济州——为什么取名“济”,只因济水流经巨野之故——下辖郟城、巨野、任城、金乡四县。从此,任城在“管辖”上就跟“济”扯上了一点关系。

时间又跨越了北宋,到南宋时,济州属于金国的管辖地。金完颜亮天德二年(1150年),巨野发生大洪水,遂把济州州治所在地迁至它下属的任城。

讲到这里,我们可以想到,济州迁任城,并非像“黄河入济”那样鸠占鹊巢,而是借用任城一片区域,暂作州治所而已。若从狭义治所占地来论,此时新增的州衙区叫“济州”,其余的部分还叫任城。

的确是这样,到元忽必烈至元六年(1269年),政府将济州还治巨野。也就是说,这一年州府暂住任城结束,济州府衙又回老家巨野了。这时候,这里只有任城没有济州。

元至元八年(1271年),元政府升济州为府,因“济水南汇泗,北汇汶,州居其中”,地势高而水患不至,取吉祥安宁之义,更府名为“济宁”。这就是府治所在巨野的济宁府,这跟任城也没有多大关系,任城属于济宁府所辖的一个县。

这时的“巨野”“济宁”跟今天的“任城”“济宁”关系何其相似。

元顺帝至正八年(1346年),黄河大决堤,淹没巨野城,政府再次将济宁路迁往任城。上一次叫“济州迁任城”,这一次叫“济宁迁任城”,从此以后,济宁治所再也没有离开任城。

从此以后,这个叫“济宁”的行政单位在数百年间,时而是“路、道”级单位,时而是“州府”级单位,时而是县级单位,宛如宦海沉浮的官员,有时是三品大员,有时又成了五品中官,还有时降为七品小官。

由此可见,“济宁就是古代任城”这一说法并不妥。就算追溯到“济宁迁任”那当口,我们只能说它管辖的区域叫济宁府,原先的县级行政区还叫任城县。

不过用“济宁”代替“任城”的叫法历史上也是存在过的,远的不说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们仍有济宁市(济宁郊区)、济宁市中区的说法,这似乎有点像“任城”“济宁”狭义上的区别。

1993年12月14日,济宁市郊区更名为济宁市任城区,这一改,就让人豁然开朗起来:任城不仅指代一片城区,还指代一个县级单位,它是古老任城的延续;而济宁,不仅指代整个城区,还指代其下辖的十一个县市。

命运是那样相似,黄河并化了济水,济宁融合了任城,这是历史的使然,还是文化的宿命,不得而知;然而,它留给济宁的这段璀璨文化,足以让每一个济宁人倍感荣光和自豪。

(本文为作者为中学教师,山东省作协会员)

□诸纪红(壹点号:诸纪红)

初夏,清风拂面。小舟在湖上轻摆,我们穿行于芦苇之间,与偶遇的渔民船只交错而过。湖面渐展,水波愈发柔缓。水天交融之际,绿荫疏影之中,南阳古镇的轮廓若隐若现。

这座位于济宁微山湖北端的南阳古镇,曾是明清时期的运河名镇。主岛与星罗棋布的小岛,由大运河的脉络紧密串联,远望之下,犹如一把琵琶,静谧地横卧在湖光山色之中。

初到此处,古镇刚被细雨洗礼,更显得古色生香,空气清新,令人心旷神怡。踏着磨损的青石板路,漫步在古色古香的木质店铺间,这条不足三米宽的小路,像是一条时间隧道,贯穿了古镇的繁华记忆。

我们顺着小路深入幽静的小巷,青石板路留有深深车辙,记录着岁月的痕迹。同行的老张指着石板路说:“看看这些车辙印,就像岁月的烙印一样,让人不禁想象这里曾经的繁忙景象。”

此行的向导小周,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。她向我们细述古镇的过往,“南阳古镇,千百年来一直在大运河上闪耀”,历史长达两千年。起初,它只是个小渔村,居民多姓段,得名段家行。元代时,随着大运河的开挖,南阳古镇开始繁荣起来。古镇以水为魂,以水为繁荣之源。大运河穿越镇中,如同镇上的生命脉络,街巷、建筑、草木皆与之紧密相连。清澈的湖水与流淌的河水,共同滋养了这片土地。

微山湖的清波养育了南阳的儿女,大运河的波涛则塑造了南阳人的品格。在古老的状元胡同,我深切体会到了南阳人的坚毅与聪颖。据传,南阳的才子马西华曾因科举之不公而愤懑,挥毫写下了《钱赋》。其中,“钱钱,你去我不烦,你来我不欢,绝不被你颠神乱志,废寝忘餐……”字句之中尽显南阳人的风骨与睿智。

而不远处的胡记钱庄,历经百年沧桑,见证了南阳人的另一种深邃智慧。这家始建于清代的钱庄,是古镇的金融枢纽。看着钱庄内的陈设,令人不禁感叹:这家钱庄的历史这么久



(本文作者为乡土作家)

李白与济宁

□房照远(壹点号:房照远)

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李白,这位唐代伟大的诗人,他的才情和豪情总是让人心生敬意。然而,他与济宁的故事却鲜为人知。

济宁,历史文化悠久。这里曾是尧帝之都,承载着千年的沧桑。李白一生爱酒,他曾说过:“古来圣贤皆寂寞,唯有饮者留其名。”在济宁,他的诗酒人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。

李白在济宁的日子里,常常与朋友相聚于太白楼,饮酒作诗,畅谈天下大事。这座太白楼见证了李白与济宁的不解之缘,也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在这里留下的印记。那时候,李白意气风发,才情横溢,而济宁则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位伟大的诗人。

在济宁,李白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,如曲阜的孔庙、峄山的石刻等。这些历史文化的熏陶,无疑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无尽

远,还能经营得这么好。后堂有一副对联,上写“待人宽三分是福,处世让一步为高”,这是他们的家训,也是钱庄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的秘诀。老张点头赞同:“确实,宽容和谦让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美德。”

在南阳古镇,经商开店者众多,店铺里商品丰富,莲蓬工艺品制作尤为精巧。我们进入一家店,选了几枝形态不一的莲蓬。付款时,店主大姐笑着说:“过去我们只卖莲藕,如今,荷叶茶、莲心茶、藕粉,就连干枯的荷叶、莲蓬都成了热销的工艺品。”言语中,显露出对古镇在传承中创新的骄傲。

傍晚,我们来到顺河村。这个村庄傍河而建,是南阳古镇的一个缩影,村民们仍保持着“依河而居,水上行舟”的老传统。在这里,南阳古镇不仅留存了深厚的历史,还为乡村旅游带来了新的活力。

传统文化是历史名镇的根基。南阳古镇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,不忘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,秉持“留住人口、保护土地、铭记乡愁”的原则,巧妙结合了水乡的景致与渔家文化,创新出多款本土旅游产品,如渔家婚礼、鱼鹰捕鱼、观荷放鱼等。这样既守护了历史和文化的传承,也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新动力。

哨声回荡,鱼鹰翱翔,一场引人入胜的鱼鹰表演拉开帷幕。宽阔的湖面上,停着几艘载着鱼鹰的小船。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的渔民静坐在船头,时而吹哨,时而呼喊,似乎在指引着鱼鹰的行动。鱼鹰们在水面上自由畅游,展现出它们出色的捕鱼本领。有的飞速穿梭,搜寻鱼儿的踪影;有的一个猛子扎入水中,几秒钟后浮出水面,口中已叨着一条鲤鱼……这种鱼鹰捕鱼的技艺,在南阳古镇已代代相传了几百年。

我站在湖边,注视着夕阳余晖中的南阳古镇。暮色笼罩下,湖面闪着微光,渔歌在湖上飘荡,古镇的街巷深藏着幽静的庭院。这座因水而繁荣的古镇,不仅守护着清澈的湖水,更承载着南阳人的生活 and 回忆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